

快餐文学城



沙 暴

✿ 谢家贵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

快餐文学坊

沙 暴

谢家贵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暴 / 谢家贵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快餐文学坊丛书)

ISBN 978-7-5469-0245-6

I. ①沙… II. ①谢…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709 号

丛 书 名	快餐文学坊
主 编	于文胜
本册书名	沙 暴
作 者	谢家贵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张莉涓
书籍设计	党 红
版式制作	李 燕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5
字 数	8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45-6
定 价	22.50 元

目 录

沙暴(中篇小说)	1
红旗土地号(短篇小说)	96
大肚子羊圈(短篇小说)	114
老人与沙漠(短篇小说)	127

沙 暴 (中篇小说)

关注中国最大部落的生存状态
讴歌共和国长子的悲壮历史
展示最后一个兵团的发展命运

——作者宣言

引子

空旷、荒凉的扎拉提突然出现了一支垦荒大队。推土机、拖拉机、汽车似蚂蚁迁窝般地穿梭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戈壁荒原上。

苍凉的扎拉提一片死寂。褐黑色的土地上升腾着手指可触的热流，破败的芦苇丛参差不齐令人不堪入目，红柳树、骆驼刺张牙舞爪般地匍匐在起伏平缓的沙堆上。这里一马平川却没有路，各种机械各显其能地沿着马车碾过的依稀可辨的辙印朝扎拉提挺进。铁链轨、胶轮胎碾过膨胀发白的碱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终于划破了亘古、原始的宁静。

建设团农业水土综合开发区选择在名叫扎拉提的这大片荒原上。距团部驻地一百八十多千米，临近团部的区域除横

亘着一座高大的黄沙梁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当然，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见东边地平线上的巨大沙丘似海洋一般的波动。准确地说，那儿就是名扬四海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夏天，垦荒大队长凌志勇和教导员王向兵都在心里暗暗想过。

这个夏天没有好好地晴过一天，这在以光照时间长著称的大漠边沿显得十分不正常。整个扎拉提阴云笼罩，迷迷蒙蒙，空气沉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一股说不清看不见的东西在扎拉提上空游来游去，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撞击着队员的胸膛，比往年烈日炙烤的夏天更加难耐。垦荒队员换班下机车时常迷失方向，辨不清东南西北，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扎拉提在远古时候应是人类活动过的家园。至少有很多人来过这里。因为“扎拉提”是在这土地周围生活近千年的维吾尔人对它的称谓。译成汉语就是“埋死人的地方”。至于埋葬的是羌人、月氏或汉人就不得而知了。沧海桑田，岁月无情，现在已是荒无人烟，方圆几百里找不到一个村庄，倒有一些地方留下闯田的痕迹。那是当地维吾尔人在叶尔羌河洪水漫漶之后尚有淤泥的低洼处，撒一片麦种。等到秋天又赶着马车收获，之后装着粮食匆匆离去。把临时挖成的地窝子、土灶留在了荒原。有时候撒下麦种之后等到秋天再来收获却再也找不到闯田的位置。可是，这些闯田、地窝子便成了野猪、狐狸、黄羊嬉戏的乐园。

说不准这里还有沙狼。

已经有十几位队员证实他们看到了狼。队员们说是只老

沙狼。老沙狼已十分衰老因此对队员们不感兴趣。队员们看到老沙狼懒怠地卧在沙丘上盯着他们，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垂死的暗光。只是当他们恶作剧地掀响尖厉的喇叭后，老沙狼跳弹起来悻悻而去，回头的霎那间眼睛里似乎有了那种不满意或者叫仇恨的亮光。

也有队员们说是只漂亮的小母狼。

这很令人怀疑，但为预防狼的袭击，大队长凌志勇不得不在会上宣布：全队队员换班休息时不要去芦苇丛里抓野兔、抓野鸡，不要去碱坑里捞鱼，也不要采挖甘草，就连拉屎尿尿都不能走得太远，以防狼从后面扑来按住脖子防不胜防，或者迎面冲来咬断男人的那个家伙而遗恨终生。要去也必须三五个人结伴。

教导员王向兵却不以为然。会后他说瞎扯，扎拉提怎么会有狼，野猪说不定会有，狼是不会有的，但队员们依然恐惧。

从进扎拉提凌志勇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憋在心头。他清楚地记得誓师大会那天的情景，远处卷来一股巨大的旋风，像一根昏黄色的柱子向会场移来，顷刻间便撞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巨大的横幅被旋风撕成几截飘上了天空，像一面面小红旗在空中飘扬。就从那时候，凌志勇的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预感太强了，使他第一次想到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的厄运。难道惊扰了九泉之下的魂灵？

使王向兵感到奇怪的是那一排胡杨树，不多不少180棵，正好是垦荒队员的人员总数。数完胡杨树后王向兵一阵心跳。

胡杨树太古老，也太显眼，每棵足有三抱粗，显然这树不是十年八年的树了。风沙的手把这些树的枝干肆虐得老皮皴裂、伤痕累累，但树尖仍然抽出了一种生命的顽强的茂盛。

王向兵怀着一种参拜的心情去看胡杨树，他抚摸着粗糙坚硬的树皮感叹不已。当他再一次抬头，他吃惊地发现树上突然开始抽枝发叶，顶部的叶片竟然与中下部不一样，只一会儿这树的绿意盎然如画一般嵌入了这个夏天死气沉沉的扎拉提。他觉得这极像一幅现代派油画。他喃喃自语：“这树啊，队员们你们不能推掉。”

凌志勇有个习惯，他总爱在深夜到开荒点儿转一圈，看一看机车运行情况。他当小队长负责推筑大渠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他很相信他的队员们，对每一个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但他无法改变这个习惯。更何况晚上推土作业毕竟不同于白天，为早日拿下这20万亩的土地，不得不出此计策。

那天晚上，他不露声色地巡视了大渠推土工地和几个开荒点之后，发觉没有任何问题才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宿舍走去。他和队员们的宿舍、办公室、库房都在180棵胡杨树下，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这里无疑是一个最好最美丽的景致所在。当他看完垦荒点进入黑暗中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两只红红的灯笼，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跟着这两只灯笼走去。这两只灯笼老是在他前面四五米的地方晃动。

他想起队员们所说的沙狼，心头便一紧，头发都立起来了。他看了看四周，仍然辨不清宿舍的方位。他想起身上还带着一把大扳手，又继续朝那两只灯笼赶去。

灯笼倏地熄灭。凌志勇感到置身于一座座乱坟岗之中，微弱的星光下他看到了宿舍半掩的大门，他想了想抽出挂在屁股上的大扳手紧攥在手中走了进去。

他惊呆了，一刹那间似乎连呼吸都停住了。他看到在前面呈现着两具萎缩的尸体，张大着嘴狰狞地看着。他回过神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抽身逃走，但是从不知道害怕的他又停了

下来，仔细端详这两具尸体。竟然是与他有着千缕丝连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薛红，一个是赵月华，她俩儿呈不同姿势躺在那儿，血淋淋的心脏露在身体之外还在一下一下地搏动，眼窝里流出乳白色的泪水，他看到她俩儿慢慢地站起来张大嘴巴伸出双手一齐向他扑来。

他终于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在思索这个梦的时候，他听到门外有“呼呼”的声音在房顶上像用铁一样的东西沉重击打，胡杨树也发出了“呜呜”的怪啸。那场奇怪的沙暴就在夜里突如其来。

最先知道沙暴的是买买提衣明，沙暴来时他正撅着屁股在修车。机车太疲劳了，买买提衣明也太疲劳了。狂风卷着厚厚的黄沙把他从机车上掀翻在地。他爬起来，又一阵巨大的狂风横扫过来，险些又把他掀翻在地。

买买提衣明扔下车猫着腰、捂着脑袋就跑，边跑边心花怒放地大喊：“沙暴来了，沙暴来了。”好像他等这场沙暴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跑进房子他还兴奋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

买买提衣明那时还不知道，一场灾难随着沙暴大张旗鼓耀武扬威地来到了。这沙暴再也没有停过，而且越刮越猛。

一天一夜之后，沙暴依然非常猛烈，整个扎拉提笼罩在混沌与黑暗之中，大有风沙压城欲摧之势。难道楼兰古国的命运就这样降临在建设团180位垦荒队员身上？

建设团团团长欧阳雄已在总机室坐了3个小时。

总机吼破了嗓子，额头上透出密密的汗粒，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最后一次通话是在8小时前。总机告诉欧阳雄：“队长凌志勇汇报了开荒和机车运行情况，都正常。凌志勇说天气突然刮起沙暴，风速约有10级、天昏地暗，能见度不到1米，机车无

法正常作业，全部停工。大渠引水压堤正常，只是柴油不多了。《叶河报》报社一名女记者也被困在扎拉提。”

欧阳雄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表情。4个小时前，2辆满载油料和粮食的汽车试图穿越横亘的沙梁，结果被狂风吹翻，司机死里逃生。

欧阳雄觉得非常奇怪，这场沙暴来得十分突然，而且沙梁以内的荒原上刮得最猛最凶最烈。虽然他有些预感，但还是在这突发的情况面前有些束手无策。也许这就是天意，这场沙暴将成为他人生仕途上一帆风顺的障碍。

天意，一切都是天意。就像当年他报考大学一样，父亲母亲都对他说，报考内地省区的大学，学完后就留在内地不要回兵团了，兵团实在太苦了。可他的老师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并断然指出，兵团是中国惟一能进入现代化农业的地方。在兵团搞农业大有出息，他还引经据典煞有介事地说谁谁谁都在兵团大农业的背景下才有出息，包括管着全中国农业的农业部长。于是，他就在报考志愿上毫不犹豫地填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当然，录取他的是境内农业最高学府——新疆农业大学。

“这倒霉的行当。”欧阳雄曾经不止一次地狠狠地咒骂过。在他看见一个个同学腰里别着手机夹着皮包神气活现的时候骂过；在他看见来自外地的比他年龄大几十岁却比他白胖富态，上不了档次的官员在他面前指手划脚的时候骂过；在他像孙子一样低声下气求爷爷告奶奶推销棉花、水果的时候骂过。才42岁，他已变成近乎50岁的小老头，脸庞黝黑而粗糙。他想这辈子恐怕活不过60岁，搞农业太苦了。确切地说在兵团搞农业太苦了。至今他还在纳闷，年前，他在师部农业局副总农艺师的位置上得心应手的时候却被任命为建设团团长，

理由是建设团老团长退休，需要下基层磨炼。

虽然，建设团团长不好当可有多少人盯着团长这个位置，多少人挖空心思动用心神甚至不择手段想谋取这一职务。职务就是权力。

团长的权力的确够大的。建设团总人口九万余人，有职工六万多人，八十多个农业连队，三所学校、两座医院、二十八座工厂，年总产值二十多个亿，在兵团也算是个大农场了，在全国也能挂上号。

而且，团长是通向师、兵团领导的主要途径。如今在位的师级领导干部，一大半是从团长的位置上选拔出来的。

大学毕业时的情景又出现在欧阳雄面前。那位年纪不大满身学者气的校长多么意气风发，他对即将分配到各地的大学生们说：“明天，你们带着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历史使命走向团场，走向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你们将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骨干，将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生产模式的主要领导者、策划者、实施者。请你们记住，你们是从这个大学走出去的，这里是你们的人生新的出发点。”

正应了那位从这块土地走到美国又从美国回到这里的年轻校长的话，欧阳雄当上了建设团团长。是骨干还是领导他自己却说不清楚，有时他觉得自己是骨干，有时又觉得自己是领导。

指挥近十万人的头儿，正团级、名副其实的领导人，要是兵团还授军衔的话，他应该是个大校了。这场沙暴，却给欧阳雄带来了说不清的惶惑和不安。

总机室的门“咣”的一声打开，沙尘随之涌入屋内。

这位55岁的建设团政委、党委书记王建疆带着一副金边的眼镜，高大魁梧的身材令他风度翩翩，使人觉得他是位高级

学者。但他不是，他是军人出生，初中没毕业就走进了绿色军营，他随他的那个部队一块从武汉转业来到兵团。他被分配在建设团担任班长，之后便是排长、连长、指导员、教导员、副政委，到政委、党委书记，几十年在建设团从事政工工作没有挪窝。他给职工一会儿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一会儿讲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无论怎样讲，他说的似乎都很有道理。

王建疆似乎没有看到欧阳雄也在这里，他只问总机，“垦荒大队联系上了没有。”

“没有。”总机的声音小了许多。

“为什么联系不上？为什么？”

欧阳雄猛然一惊。垦荒大队进开荒点以后，包括王建疆在内的几位领导主张先铺通光缆，安装程控电话，大队长、小队长都配备手机，便于指挥也便于垦荒大队与团部的联系。但欧阳雄自作主张，安装有线电话，找些废弃的电线杆投资不超过5万元。要是建光缆电话预算投资不少于300万元，不便于垦荒结束重新规划连队。他心里在说，不当家不知道盐米贵。

欧阳雄想，这步棋走错了。他确实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大的沙暴出现。原以为垦荒就是两三年时间，没有必要投资那么大去配备先进的通讯设备。可这是在180千米外的扎拉提垦荒，还有180名垦荒队员。包括他最宠爱的垦荒大队长凌志勇。该死的扎拉提。该死的沙暴。

果然，王建疆冷冷一笑。

“这个凌志勇连小队长都当不好，还牛皮哄哄当大队长，而有人竟提出让他担任团长助理，这次要是出事，我要找他算账。”说完，甩门而出。

欧阳雄明白王建疆是在冲他发火，而且，欧阳雄更知道，

王建疆的儿子教导员王向兵也被困在了扎拉提。

二

建设团机关白瓷砖镶嵌的五层大楼也笼罩在深深的沙尘之中。风，不大。原兵团老书记亲笔题写的“叶河岸边的希望之花”巨幅大字牌在风中摇曳晃摆，上面已覆盖着厚厚的尘土。

这里是建设团的中心，方圆60千米分布着全团几十个农业、工业、文教卫生单位。五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唤醒了一块又一块的亘古荒原，每一点进步发展及每一个单位都与这幢五层大楼紧密相连。每年师部下达的生产任务又从此幢大楼再分配到每一个单位。各种计划非常缜密，机关每个科室领导的任免，每个部门、单位干部的晋升、职称的评聘，包括职工吃喝拉撒睡都与这幢大楼有关。

因此五层大楼如美国的五角大楼一样充满神秘。

两年前，欧阳雄从机关职能部门来到建设团，一位师党常委请他吃饭为他饯行。喝了几杯后，那位常委醉眼朦胧地问欧阳雄：

“你到团场后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知道吗？”

欧阳雄摇摇头。

“很快你就会知道。”

欧阳雄默默无语。

“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就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部制度。现在我们团场有这么一些领导干部，还沉浸在计划体制下的思维之中。一部分还没有学历，缺乏对现代化大农业的充分认识，思想僵化陈旧，他们能管理好兵团团场？”

“他们不是都上过党校吗？”

“那是另一种学历。”

“他们不是都干得不错吗？”

“你呀，认识太粗浅。这是个市场竞争与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萨达姆想与美国拼刺刀见不着也拼不着，美国凭什么？就是凭着科技知识。管理兵团团场应该是从农字学校里出来的人才，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伙计，好好干吧。”

欧阳雄默默地喝干一杯酒，他品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酒，他想看着酒的牌子但终于没有看清。

欧阳雄是单枪匹马来到建设团的。

他没有准备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也没准备把妻子从师中级检察院调来到团场安家。他只想干3年，最多不超过5年，干好干不好都走人，要是把妻子调来实在不划算。他不知道自己到任会出现什么局面。

到建设团的第一夜他再也无法忘记。

王建疆把他安排在招待所的特间里，说这是接待省部级领导的，条件很好，连中央××首长住了几天都夸比他家的条件好。欧阳雄谢绝了王建疆的好意，说给床被子在办公室搭个铺就行。他还没睡，窗外传来一阵哭声，他朝外望去能看见机关大门口燃起一团火，一阵又一阵女人的嚎啕声在静寂的黑夜里格外凄凉。欧阳雄听到女人的哭声中夹带着一串串自言自语似的话语：

“我的儿呀……你不该死你不该死啊……”

你们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欧阳雄浑身发冷，他在办公室坐了一夜。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个疯女人，她儿子赵光曾在垦荒大队筑渠小队当学徒工。大渠很长很大似一条小河一般，是按照扎拉提开发区100万亩开垦目标设计的。荒原地质非常复杂，

一次引渠，赵光发现大渠中间有一条很大的漩涡发出“呼呼”声响，大渠周围却未见有水，赵光跳进水里便被吸了进去，从一里多外的干沟里直直地钻了出来。那年他才17岁，鲜花般娇嫩的生命。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子的女人到团机关办公楼前又哭又闹，要人们还她儿子，吵得机关人员无法正常办公。王建疆命令团经警队把她捆起来送回连队。这样多次，女人就疯了，常常半夜一个人到团机关办公楼前焚香烧纸，一边烧一边哭。

有一次欧阳雄从连队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那个疯女人，她四十多岁蓬头垢面两眼发直，头发像杂草一样蓬乱肮脏。疯女人突然扑到飞速奔驰的小吉普车跟前，司机傅长发被吓出一身冷汗。

“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你这个凶手……”

疯子狠狠拍打着小车。“我的儿子在哪？你告诉我，告诉我。”

“你儿子是怎么死的？”欧阳雄扶起她关心地问。

“他没死，没有死，我要去找他……”

欧阳雄默默地望着她远去的身影，眼角湿湿的。后来他让人把疯女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人类在屯垦开发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很公平。只是他不知道这种付出有没有必要，从疯女人身上，欧阳雄又一次感到了人的脆弱，无论肉体还是精神，包括自己的父辈。

欧阳雄从小就聆听父亲絮叨解放兰州的激烈，进军新疆的艰辛。说拓荒时为了节省军装，委屈了一身穿不烂磨不破的“皮衣皮裤皮鞋”的神话。有时也诅咒荒原噬嚼了他们的青春。这么多年来，欧阳雄为父辈的双手营造的美丽绿洲自豪过，骄傲过。可是他又常常陷入一种痛苦得不能自拔的深渊

之中。东汉时期,围绕塔克拉玛干边缘的诸绿洲上,楼兰、龟兹、疏勒、于田曾创造了多少震古烁今的灿烂文明,可2000年过去留下了什么呢?

欧阳雄上任之前,师党委书记找他谈话,“建设团与香港溢达跨国集团合资在沙漠边缘建立长绒棉基地,合作期限50年,是全兵团乃至全疆农业上的最大开发项目,前期工作已全面启动。师党委决定派一个得力的干将主持工作,合适的人选就是你。”师党委书记语重心长,炯亮的眼睛若有所思:“把这片戈壁荒原建设成绿洲不容易,你的担子非常沉重啊。”

荒原不再言语,但欧阳雄却在心中默默地流泪。每开发一片绿洲都留有兵团人的汗水、心血和生命。他已不再对此感到惊奇,但是那堆火还是在他心里燃烧,使他时时感到炙心般疼痛。

到建设团的第二天他是在垦荒大队度过的。当时,他拒绝了一切汇报。早饭后他对王建疆说要一辆车,到垦荒大队去看一看。

王建疆痛快地答应着,心里想着:“真是名不虚传的急性子,和我一样坐不住办公室。”

“我想随便看一看,随便。”

“好,好,这种工作作风好,先熟悉一下基层情况,这叫做有的放矢。我和你一块去。”

“不用了,下次吧。”

“那就让宣传科谢科长陪你一块去吧。”

“好吧。”欧阳雄同意了。

出发时还是让谢科长留下了,欧阳雄只想一个人去看一看,看一看久违了的垦荒大会战的场面,听一听推土机“隆

隆”的声音。多少年过去，儿时坐在沙丘上看着父母用独轮车垦荒的情景历历在目，像一幅画一样清晰而透明地镌刻在他的脑海里。他对宣传科谢科长说：“你别去了，你起草一份关于做好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工作的通知吧。”

一辆北京吉普车来接他，他发现这辆车油漆斑驳、伤痕累累，显得饱经风霜。司机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穿着蓝色背心，他毫无表情的脸上一派淡漠，甚至连看都没看欧阳雄一眼。

“你姓什么？”

“傅。”

司机没有再多说一句就松开离合器疾驰起来。很快，办公楼被远远甩在身后。吉普车驶上一条非常简易的坎坷不平的道路。

后来欧阳雄知道，团部有一个小车队，有皇冠1辆，牛头2辆，北京213越野车4辆，桑塔纳3辆，北京小吉普车1辆。

欧阳雄觉得身子开始颠簸起来，他看着路面忽然发现，哪里有坑有坎司机就往哪里开。而且车速很快，欧阳雄不得不紧握面前的扶手。车后扬起一股烟尘，他呛得几乎睁不开眼睛。他明白了司机的恶作剧，一股火气蹿上心头，正当他准备严厉地喊停车时，车子戛然停住了。

“车，又坏了。”

姓傅的司机咕哝了一句下车了。欧阳雄也下了车，欧阳雄学农并精通农机，他知道吉普车真坏了，这次不是司机的恶作剧。

荒原上道路弯弯曲曲，浮土极厚。这使欧阳雄不得不想到王建疆与自己开始了第一次较量，他在路旁捡起一块石头狠劲儿地朝远处掷去，一对野鸡从芦苇丛中惊乍地飞起。